

續古文辭表纂

函五册



朱梅崖黃貞女傳。

黃貞女者湖北應山人也所許適者死貞女歸事其姑終身而反於父。父死貞女曰吾得從父地下見吾夫與舅姑足矣。卽閉戶欲死。兄弟曰父不幸而爾從死是章兄弟不能安爾而傷父之志也。且爾爲夫死則死不待今日爲父死則父固非爾得從死者也。又累兄弟以不能安女弟之名。貞女曰吾知行吾志而已。固非能擇於可否者也。然吾聞之婦人以從爲義者也。吾身許人固宜爲婦。未適人則猶爲子死夫與死其父義皆有所處也。今吾三從者絕而得死所全其婦子之義者無悔於中心而於兄弟成之是兄弟遺我以安也。何累於名事聞於令令親往諭貞女以貞女無死且女畜貞女兄弟欲貞女不死皆勸貞女貞女

曰既以失所從自絕於兄弟而猶託於人是明告兄弟懟
也且是重生無已而不知所以處者之爲也吾非其人也
卒絕食而死貞女死日人見貞女行出門若生者又見所
許適者與貞女若偕行云蓋貞女眞見夫矣亦異矣哉貞
女死後百餘年他姓有冒爲所許適者之旁子孫得旌門
如令貞女外家曾孫某訟之官以爲非是官雖審其冒然
其事已得請竟無以易也蓋貞女未歸未廟見雖未成婦
然其事不繫於夫則貞女之守死爲無名而益以傷貞女
之志貞女事久遠所許適者家絕故冒而不忌然曾孫之
訟亦疑而無徵余故皆削之使冒者不得以爲榮而疑者
不得以爲信而貞女之貞以慎而益白蓋貞女之志也

彭秋士息庵翁傳。

息庵翁名志求字文健息庵別號也其先江西清江縣人

後以明洪武中至蘇州遂家焉。祖貽令先生以善書名吳中。翁童子日以磨墨侍祖書學作點畫精勁。祖奇之授以法爲人廉直非禮法不行。不語親友敬厚焉。翁嗜書人有好書輒借飾小齋獨居几上一鑪香一鉢水晨莫鈔書然翁心雄恥不得及時有爲秋風起則驚撲筆起立徘徊焉復鈔書竟老於家。雍正四年卒葬黃山生一男三女。翁子孫貧薄墳壞樹稀拜埽缺而翁鈔集之書具存。孫男續謹譔

彭秋士府君述。

府君彭氏諱景騤字騰遠長洲縣人少時精學經書以法度自繩年十八授徒於家得束脩供養父母能任井臼及娶妻乃出就學館歸輒適父母之所揖徑私室不先入也。父母有疾嘗所飲藥日不餐夜屏氣立於牀几之間。父病

甚哭城隍神廟中求代父身病尋愈秉志遵分不委隨世俗不慕榮利一一以道揆之衣食才足屋數間破琴古書怡然自得宗黨有窮厄不能自存者則告於仁富使周之姊夫查天謹年老酷貧日給升米寒脫中衣衣之死調棺殯姊前死未葬合葬焉所居巷中稚子或相聚爲戲府君自外歸稚子遙見譁曰彭家翁至矣率散走府君年七十而卒有鄰人入室哭曰吾幼見夫人出入閨里尊憚其容貌不敢自暇自逸今且老獲免於戾夫人之賜也將葬又來哭如初男績謹述

彭尺木陳和叔傳

陳和叔名黃中吳縣諸生也父少章名景雲博聞強識好著書以諸生老和叔自少通敏爲學長於史嘗深究前代治亂往復所以達於當世之務發爲文磊落自然不可

控制乾隆初應博學宏辭科廷試被黜乃客遊南臨洞庭登衡山東浮錢唐入閩北馳驅燕齊河岱間當是時上卽位數年銳意賡續列聖治績紹往古絕業中外大臣承明德爭延致天下豪俊虛己訪時政闕失而和叔爲大學士海甯陳公所知其在京師陳公以禮先之和叔乃上書陳公論用理財治兵三大事其條用人之目有十曰分科取人曰慎擇舉主曰重名節曰辨邪正曰加奉曰汰冗員曰寬法網曰覈名實曰懲貪曰酌道里以銓選條理財之目有六曰定旗制曰權錢幣曰興西北之水利曰輕徵榷曰減漕粟曰定鹽政條治兵之目有六曰謹邊防曰嚴海禁曰練土兵曰修軍器曰簡帥臣曰加月餉陳公得書謚其言頃之詔求骨鯁質樸之士如古馬周陽城者陳公欲舉和叔應詔旨時和叔已去京師屬其友招

以書和叔辭焉先是湖南巡撫馮公聞和叔名辟置於
土苗有小警欲興師勦之屬和叔奏草和叔曰此召亂也
撫而輯之其可弗聽和叔遂行無何苗叛用兵期年乃靖
已而漕督顧公湖督孫公聞撫王公先後聘和叔主章奏
和叔所草奏援古證今剴切詳盡所奏或中格每執奏至
再三得諭乃已期於尊主庇民不肯趨避形勢揣摩風氣
爲巧言而諸公亦委心任用不疑沮也自諸公先後謝事
和叔落落無所合遂杜門不出初至京師時善山陰貢士
胡天游天游故奇士負才氣慕陳同甫之爲人傲睨當世
士鮮當意者及見和叔服其才傾心相引重天游豪蕩自
喜不肯循尺度爲勢要所排斥竟窮死和叔介然持節審
去就嚴取舍之辨而其窮與天游等下帷著書無儋石之
儲泊如也年五十九卒居常恨宋史蕪雜是非濶失平則

發奮刪其繁累。按討先正舊聞，折其中成宋史稿一百七
十卷。又著新唐書刊誤、國朝諡法考殿閣部院年表督
撫年表共十餘卷。詩文集四卷。其卒也貧甚，不能治喪，具
烟燭或以金購者。妻張氏固卻之曰：「奈何以貧故傷夫子
義？」鬻居以葬。

彭尺木曾孝女傳。

曾孝女衍綸宗聖曾子裔也。世爲山東長清人。父尙增，以
庶吉士出爲知縣，遷至郴州知州。衍綸年十一，從父於官
母病瘻，不能起。衍綸侍湯藥，躬盥饋之事。凡四載，母病劇
休，命老嫗侍。我衍綸重違母意，則應曰：「唯。」卽帷外坐而假
寐。老嫗坐帷中就牀前，然火薰衣寐。老嫗遽驚起，衣焚及
帷。老嫗突火出呼救，而尙增亦在牀寐。衍綸突火入趣其

父出抱母號救者入挾衍綸出衍綸啮其手及骨挾者釋手衍綸復突火入哭且呼曰速救夫人夫人出我乃出而火幕牀救者不得入尙增厲聲呼衍綸出不應火益熾矣時乾隆二十三年冬十二月乙亥也旣滅火衍綸身覆母兩體攀結不得解黝黑若炭巡撫具其事聞於朝得旌如制鄉人爲立祠祀焉

彭紹升曰世傳孝女事多異余在京師秀水鄭先生虎文爲余道之如是初孝女死未幾而鄭督學政湖南曾之僕有給事於鄭者能具言孝女事僕卽往時挾孝女出火中者其手閒齒痕故在也鄭先生之言審矣余後又得海甯沈維基所作傳其略具如所聞於鄭先生者顧獨不載噭手事余乃覈其事蹟著於篇

姚姬傳朱竹君先生傳

朱竹君先生名筠大興人字美叔又字竹君與其弟石君珪少皆以能文有名先生中乾隆十九年進士授編修進至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督安徽學政以過降級復爲編修先生初爲諸城劉文正公所知以爲疏雋奇士及在安徽會上下詔求遺書先生奏言翰林院貯有永樂大典內多有古書世未見者請開局使尋閱且言搜輯之道甚備時文正在軍機處顧不喜謂非政之要而徒爲煩欲議寢之而金壇于文襄公獨善先生奏與文正固爭執卒用先生說上之四庫全書館自是啓矣先生入京師居館中纂修日下舊聞未幾文正卒文襄總裁館事尤重先生先生顧不造謁又時以持館中事與意近文襄大感一日見上語及先生上遽稱許朱筠學問文章殊過人文襄默不得發先生以是獲安其後督福建學政逾

年上使其弟珪代之歸數月遂卒先生爲人內友於兄弟而外好交遊稱述人善惟恐不至卽有過輒覆掩之後進之士多因以得名室中自晨至夕未嘗無客與客飲酒談笑窮日夜而博學彊識不衰時於其間屬文其文才氣奇縱於義理事物情態無不備所欲言者無不盡尤喜小學爲學政時遇諸生賢者與言論若同輩勸人爲學先識字語意諄勤去而人愛思之所欲著書皆未就有詩文集合若干卷

姚鼐曰余始識竹君先生因昌平陳伯思是時皆年二十餘相聚慷慨論事摩厲講學其志誠偉矣豈第欲爲文士已哉先生與伯思皆高才耽酒伯思中年致酒疾不能極其才先生以文名海內豪逸過伯思而伯思持論稍中焉先生暮年賓客轉盛入其門者皆與交密然亦勞矣余南

歸數年聞伯思亦衰病而先生歿年才逾五十惜哉當其使安徽福建每攜賓客飲酒賦詩遊山水幽險皆至余閒至山中厓谷輒遇先生題名爲想見之焉

姚姬傳張逸園家傳

張逸園君者諱若瀛字印沙曾祖兵部尙書諱秉貞祖諱茂稷考諱廷璫皆贈左都御史廷璫三子長若淮仕至左都御史而君其季也都御史爲人端凝樸慎而君慷慨強果自其兄弟少時里人皆異之矣君始以諸生爲書館謄錄敘勞授主簿借補熱河巡檢熱河今爲承德府君仕時未設府縣以巡檢統地逾百里歲爲天子巡駐之所四方民匯居其間君以嚴能治辦奸蠹屏除留守內監爲僧者曰于文煥君一日行道見其橫肆立呼至杖之於是熱河內府總管怒奏擅杖近御直隸總督亦劾君上聞之

顧喜君強毅不之罪而以劾君者爲非其後爲良鄉知縣順天府南路同知有旗民張達祖居首輔傅忠勇公門下始有地數百頃賣之民矣久而地值數倍達祖以故值取贖構訟經數官不敢爲民直君至傅忠勇頗使人示意君也君告之以義必不可卒以田歸民畿南多回民久聚爲竊盜不可勝誅君多布耳目得其巨魁或親捕之凡半年獲盜百餘盜畏之甚乃使一回民僞來首云有某人至其家巨盜也及捕之至卽自首某案已所爲盜有贓在京師禮拜寺君使兵役偕之至禮拜寺則反與鬪至刑部訊以某案事與此人無與以君爲誣良議當革職旣而見君名疑部議不當召君令軍機處覆問減君罪發甘肅以知縣用是時上意頗嚮君然卒降黜者大臣固不助君也在甘肅二年嘗爲張掖復營兵所奪民渠水利又以

張掖黑河道屢遷所過之田爲沙礫數百頃而歲輸糧草
未除力請於總督奏除之時甘肅官相習僞爲災荒請賑
而實侵入其財自上吏皆以爲當然君獨不肯爲其後爲
者皆敗於是世益推君君引疾去甘肅里居數年會兄都
御史已進用 上數顧詢君狀君乃復出補直隸撫甯知
縣其勤幹如昔然君年已六十餘矣以子鴻恩爲兵部郎
中受封朝議大夫例不爲知縣遂去歸里又數年卒君居
里爲園時遊之名之曰逸園言已不得盡力爲國勞而苟
逸也故人以逸園稱君

姚鼐曰余家與君世姻好君爲丈人行所謂逸園者負城
西山面郊余先世亦園址也君數飲余於是自述平生爲
吏事奮髮抵掌氣勃然誠充其志所就可量哉君在里建
毓秀書院爲族人設藝局以養貧者親婚姻喪急難每賴

其施以濟君亡久矣人方思之不能忘也然余尤偉君杖內監僧及不爲傳忠勇曲論民田事爲有古人剛毅之風故爲著傳君能著於世矣才節遇知天子而仕抑屈於縣令惜哉命爲之耶抑古之道終不合於今乎君長子鴻肇爲戶部員外郎先卒次鴻恩爲福建延平府知府次鴻磐

姚姬傳張貞女傳

昔歸熙甫作貞女論謂女在父母家不應以身屬人所許嫁者亡而爲終守不合於義吾謂熙甫是言過矣今律與人約婚而中背者有刑而晉王褒以其壻葬父洛陽卽以其女別嫁以今律論褒爲甚不誼以褒之賢衡今之法則制刑非矣然而皆不然者古今情事殊也且伊尹五就桀柳下惠不羞汙君而伯夷非其君不事季歷文武興周室

而泰伯逃隱夷齊叩馬而諫士各行其志所安耳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吾近覽鄉曲之事高貞女之節悲傷其志以謂靡病於古誼焉張貞女者父曰張裕昌其五世祖爲明末山東左布政使秉文殉難於濟南者也貞女許嫁之夫曰葉孝思孝思父母皆老病將死獨有孝思一子又病療甚篤欲迎張氏侍其父母疾張氏親戚皆難之貞女曰既以身許人奈何聞其病篤安坐以待其死乎卽布衣乘輿入葉氏視其公姑及夫疾晝夜不怠一年而舅姑及孝思皆死僅有屋三間張氏迎父弟共處以屋居父而已所處幾於不蔽風雨時爲父浣炊爲弟縫紉晝夜營女工以爲生及父死而治其喪立族子友賢爲子聘姪張氏爲婦得孫曰傳興一年而友賢又死其婦亦能效其姑立節槩焉貞女自十九歲守節至今五十四而葉孝思之族祖曰

蔭寰聘妻胡氏蔭寰失愛於繼母悲憤以死胡氏農家女也聞而誓必爲夫守父母不能奪卽送至持喪其夫伯母楊氏亦寡婦憐胡氏與同寢處其姑久亦愛焉胡氏今年四十餘守節三十年矣其居皆在縣城內之西又有周氏者居縣城東百四十里許配法洪山章彌六年十五而彌六死請於父母來夫家服喪遂不返其夫家爲立嗣撫之至有元孫年九十三去歲冬歿乾隆五十五年也鄉俗焚葦輿以送終章氏數千人見其焚煙上徹聚爲白鶴久乃滅云而桐城城內又有馬鳴玉之聘婦方氏鳴玉死方氏居父母家極窮固然守而不嫁至老先周氏二年死始馬氏諸子疑方氏初未卽至夫家不敢迎入門至其老將死乃服其節請於官而旌之嗟乎行必久而後信女子固然非耄期不亂者曷以爲士乎哉